

選文習學

《外國小說》



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編

目次

郭爾內·瓦西利耶夫·····	(俄) 列夫·托爾斯泰 (一)
裝在套子裏的人·····	(俄) 安東·契訶夫 (三)
二十六個和一個·····	(蘇) 高爾基 (六)
貧與富·····	(蘇) 法捷耶夫 (七)
路上的呼聲·····	(蘇) 巴甫連柯 (六七)
話的力量·····	(蘇) 巴甫連柯 (六)
我們是蘇維埃人·····	(蘇) 波列伏依 (九一)
雨·····	(蘇) 安東諾夫 (一〇三)
瓦甘諾夫·····	(蘇) 納吉賓 (一九)
永不掉隊·····	(蘇) 羅察爾 (二六三)
無神論者做彌撒·····	(法) 德·巴爾扎克 (二七三)
克蘭比爾·····	(法) 阿那托爾·法朗士 (二九二)

項鍊……

(法) 莫泊桑 (三二)

海的沉默……

(法) 維爾高爾 (三三四)

彼特利克夫人……

(英) 湯馬斯·哈代 (二六九)

一隻破靴子……

(英) 約翰·高爾斯華綏 (二八〇)

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

(美) 馬克·吐溫 (二六六)

警察和讚美詩……

(美) 奧·亨利 (三六九)

『呀！呀！呀！』……

(美) 傑克·倫敦 (三五七)

父與子……

(美) 朗斯敦·休士 (三七〇)

優瑞與佬……

(美) 霍華德·法斯特 (四〇八)

星期日的下午……

(美) 馬爾茲 (四二五)

古老的故事……

(羅) 米哈依爾·薩多維亞努 (四三六)

把武器拋到海裏去……

(意) 馬爾切洛·溫都利 (四三三)

沒有熨的破船……

(印度) 納夫特治 (四四九)

郭爾內·瓦西利耶夫

(俄) 列夫·托爾斯泰

一

郭爾內·瓦西利耶夫末次回鄉的時候，還只四十五歲。在他那捲曲的厚髮裏不見一絲灰綫；只有那靠近顳骨處的黑鬚裏有一點白色而已。他的面孔光滑而且紅潤，他的頸筋寬而且健，全身長滿了城市舒服生活所賜與的脂肪。

二十年前他退了伍帶着銀錢還鄉。起初，他開了一個舖子，後來便關了舖子去販牛羊。他要到齊卡去辦貨（牛羊），趕到莫斯科去。在該伊村中，他那鋪着鐵頂的石屋裏，有他的母親，他的妻，和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也有一個孤姪，十五歲的一個啞子，還有一個長工。郭爾內娶過兩次。他的前妻，是一個弱而多病的女人，沒有生育便死去了；鰥居了幾年，他又娶了，一個壯美的姑娘，是隣村中一個貧孀的女兒。

郭爾內賣去了最後一批貨，竟得了約近三千盧布的現錢。聽鄉人說，一個破產地主有一片林子廉價出賣，他便決計改販木料，因為他對於此行是個憤家，在入伍以前曾做過一個木商的司賬助手。

在車站上——鐵路並不經行該伊村——他遇見一個村人，跛子卡斯馬。卡斯馬由該伊村出來迎接每次火車，期待着用他那一雙粗毛質馬鞍一個客人回去。卡斯馬是個窮人，自然不喜歡有錢的人，特別是郭爾內，他叫他做郭爾奴什卡。

郭爾內出來走到站階處，穿着一件短褂，長羊皮大衣，手提一個袋子，他那便便的大腹突出前面。他停步，四外看了看，天色正在清晨，天氣陰，薄薄的有點兒霧。

『沒有客人嗎，卡斯馬叔叔？』他問，『你不載我嗎，呃？』

『你若是願意——一個盧布吧。』

『七十戈比够了吧，呃？』

『一個人有吃有喝？就是要貪圖窮人三十戈比的。』

『好吧，那末就來。』郭爾內說，他把行囊放進雪車去，自己坐在後面。

卡斯馬坐在車箱上。

『喂，你現在可以動身了。』

他們越過車站近處的坑轍，便走上平坦大道了。

『喂，你們在鄉下都怎樣呵——不是我們，是你們？』郭爾內問道。

『實在是沒有什麼多少好的。』

『怎麼呢？我的老太太還活着嗎？』

『喔，不錯，她還活着，那一天我還在教堂裏見過她的。你的老太太還活着，你的太太也一樣。』

她很舒服，已經新僱了一個長工。」

於是卡斯馬笑了，笑的很奇怪，似乎是對着郭爾內。

「長工？彼得怎樣了？」

「彼得病了。她已從卡門卡僱來了伊夫提內·伯里，」卡斯馬說，「從他娘家的村裏，是的。」
當郭爾內和馬爾法訂婚的時候，女人們曾傳說過關於伊夫提內的閑話。

「就是這個原故呵，郭爾內·瓦西利耶維赤，」卡斯馬說道，「現在的女人們好自由了。」

「人都這樣說，」郭爾內道。「你的鬚髮斑白也見老了，」他追加一句，極力去改變談話的題目。

「我的歲數真不小了。這匹馬也和它的主人一樣。」卡斯馬一面回答，又給了那蓬毛曲脰的馬加上一鞭。

約莫走了一半路，他們來到一座客店；郭爾內約住了卡斯馬，停車入店。卡斯馬將馬牽上空槽，整理了鞍轡，一眼也不看郭爾內，却暗自候着約他進去吃杯酒。

「你不進來喝一杯嗎，卡斯馬叔叔？」郭爾內走到階上問。

「謝謝。」卡斯馬答道，佯做從容。

郭爾內要了一瓶麥酒，遞給卡斯馬。從早便未用飯的卡斯馬吃了一杯，便向郭爾內挨近些，低聲告訴他村裏所講說的事情。說到他的妻子馬爾法僱了她從前的情人來做長工并且和他同住。

「我替你擔憂，」醉了的卡斯馬說，「那不大好，人都在笑你呵。我對他們說，等着吧，等他自已回來再說。就是這原故，郭爾內·瓦西利耶維赤。」

郭爾內默然聽着卡斯馬的話，他的濃眉從那閃閃的黑睛之上低了下來。

『你還要飲馬嗎？』瓶酒盡時，他只這樣問。『要不，我們走吧。』

他付了眼，走出街來。

黃昏時他到家了。最先遇見的就是伊夫提內·伯里，就是一路上他不能忘記的。郭爾內向他打招呼。匆忙中看見伊夫提內的憔悴面孔和白眼毛，郭爾內狐疑地搖頭了。『老狗是瞎說呵，』他想，反覆着卡斯馬的話。『但是誰知道呢？我必要追究一下的。』

卡斯馬站在馬旁邊的時候，向伊夫提內弄眼色。

『原來你住在我們家裏嗎？』郭爾內開口了。

『人必得要找事做的。』伊夫提內答道。

『屋子升火了嗎？』

『當然。馬爾法在裏面，』伊夫提內答道。

郭爾內走上庭階。馬爾法聽到他的聲音，走出過道來，看見他的丈夫，便紅了臉，夾着異常的情感忙着向他問候。

『媽媽和我盼你盼得要死呵，』她一面說，隨着郭爾內走進屋去。

『呵，你們沒有我是怎樣過活的呀？』

『我們照常活下去的，』她說道。把兩歲的女孩抓在懷裏——她正在牽裙索乳的，——便健步入過道去了。

郭爾內的母親，眼睛和他的一樣黑，着矮氈靴，蹣跚地走進來。

『謝謝你回來看我。』他搖着顫抖的腦袋說。

郭爾內告訴母親他為什麼回鄉，又想起卡斯馬來，便走出去付了車錢。當他開開通着過道的門，馬上便看見，對着他，在大門裏，立着馬爾法和伊夫提內。他們站得近近地在談話。看見了郭爾內，伊夫提內溜過院子去，馬爾法便重整響着水火壺的煙囪。

郭爾內默然走過，拿了他的行李，請卡斯馬在大屋裏吃茶。茶前他分送由莫斯科帶給他家人的禮物：一條羊毛絨披巾給母親，一本畫冊給菲多卡，一件背心給他的啞姪，還有一件花衣給他的妻。

吃茶時郭爾內皺眉沉默地坐着；當他看着那啞孩子將他的背心在人前賣弄時，他只有一再地漠然微笑。他疊起又展開，穿上，吻了郭爾內的手并且笑瞇瞇地看着他。

茶飯後，郭爾內走進他和馬爾法以及小女兒睡覺的屋裏去。馬爾法在大屋裏清理碟子。郭爾內獨自坐着，倚時在桌上，等着。他對於妻的忿怒漸漸發動。他從牆上取下幾本賬，從口袋裏取出記事本，爲了解憂，便開始算起賬來，一直望着門際，靜聽大屋裏的聲音。

他幾次聽到屋門開動，有人到過道去，却不是他的妻。到底聽見她的脚步了；門上拉了一下，開了，她走進來，暈紅，姣好，圍着一條紅巾，抱着她的小女孩。

『你走路一定是倦了，』她微笑說，似乎看不出他的不快。

郭爾內看着她却不回答，依舊的算，雖然已是沒有可算的了。

『不早了。』她說着，放下女兒，走入隔壁去。

他聽見她收拾臥榻，打發孩子睡覺。

「人在笑你，」他想起卡斯馬的話。

「你們等着吧！」他想到，喘不出氣來，於是他慢慢地起來，把鉛筆頭裝入背心的口袋裏，把眼本掛在釘子上，走向隔壁的房門。他的妻面向神像立着，在祈禱。他停步等候着。久久地，她鞠躬而且畫着十字，低聲唸着禱文。在他看來她早已禱告完了，故意地還是在重複。她終於匍匐在地，起來，急急地啣着幾句禱詞，便轉臉向着他。

「阿格沙睡着呢，」她指着小女孩說，於是她一絲笑容也沒有，便坐在軟底床上了。

「伊夫提內到這裏好久嗎？」郭爾內問，走進門來。她用一種和平的動作，把她的一條粗髮辮曳過肩頭直到胸前，用手指急急地解着。她和他對面相視，她的眼在含笑。

「伊夫提內嗎？我記不清——大概有兩三個禮拜吧，我想。」

「你和他同住嗎？」郭爾內問。

她丟下那髮辮，又拾起來，動手再解那粗厚的頭髮。

「和伊夫提內同住！當真是什麼意思呵！」她說到伊夫提內這幾個字，用一種特別婉麗的聲音。『什麼講瞎話的人說的！誰說的？』

「我問你，這話真不真呢？」郭爾內追問道，他那健壯的手抓緊，插到口袋裏。

「不要胡說了，要我代你脫靴嗎？」

「我問你，」郭爾內重複說。

『說真的，伊夫提內這人真好呵！』她說。『誰對你講這樣的瞎話？』

『你在過道裏對他說什麼來？』

『我說什麼來？我叫他把桶上加一道新箍。你為什麼要捉弄我？』

『說實話吧，不然我就殺了你，你這污穢的淫婦！』

他抓住她的髮辮。她搶過來，她的面孔痛然牽皺。

『你就是要打架！你對我有過什麼樣的好意？這個日子我還怎樣過？』

『你怎樣過？』他重一句，走向她。

『你為什麼扭我的頭髮？你為什麼罵我？你為什麼捉弄我？那是當真……』

她還沒有說完，他便一把抓住她的臂，拉下床來，兩點般地拳頭向她的頭上，身上，胸前打去。

她哭嚷，抵禦，想法逃脫，但是辦不到。小女孩醒了，奔向她的母親。

『媽媽！』她哭喊。

郭爾內抓住孩子的臂，從她母親懷裏奪開來，小貓也似地，把她扔到牆角處，孩子哭了幾聲便不響了。

『兇手！你把孩子殺了！』馬爾法喊道，打算起來去看孩子；但是他又抓住她，猛地當胸一拳，她一跤栽去，也止住了哭叫。

孩子又哭起來，并閉息地不住嘶嚷。

老太婆披肩也沒有，披散頭髮搖着腦袋走進來，不管他們夫妻，一直走向她的孫女，熱淚流下雙

頰，將她抱起來。

郭爾內站在那裏沉沉喘着氣并且四面巡視，彷彿才從夢中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遇見什麼事。

馬爾法抬起頭來，呻吟着，用袖子拭去面上的血痕。

『你這可怕的強盜呵！』她說道，『我就和伊夫提內同居來，早就這樣！你願殺便殺了我吧！阿格沙是他的女兒，不是你的。』她急急地亂說着，用胳膊遮住面孔，準備迎擋未來的痛毆。

『瞧，你把孩子弄成這樣子！你摔壞她的臂了！』老太婆指着垂在孩子身旁的一條脫白的臂說。郭爾內轉過身去，默然走進過道，出門去了。

外面仍是疑霧滯雲。雪片落在他火熱的頰邊和前額。他坐在階上，他一棒一棒地吃那欄杆上的積雪，從門裏傳來馬爾法的呻吟和孩子的哀哭。門開了，他聽見他的母親抱着孩子由過道走到大屋裏去。他起身走進房去，燈光黯下去了，投昏光在桌上。馬爾法聽見他進來，呻吟聲轉高了。他默然穿了衣服，從櫥子下面取出一個口袋，衣服裝在裏面，再用一條繩子繫上。

『你幾乎要了我的命。我怎樣得罪了你？』馬爾法用平和的聲音說。

郭爾內沒有回答，提起口袋走出門去。

『兇手！強盜！你等着吧！你們這類東西逃不脫王法的！』她變了聲音，恨恨地喊道。

郭爾內一句話不說，踢開門，砰然關上，震動四壁。

郭爾內走進大屋，喚醒臣子，令他備馬。半醒的臣子愕然看着他的叔父，雙手搔頭。終於明白了

他的意思，他穿好氈靴和破羊皮大褂，提了一盞燈走到院裏。

天已大明，郭爾內和啞子坐着雪車走出門來，沿着昨日與卡斯馬同乘的大路前進。

開車前五分鐘他到了車站。啞子看他拿着車票攏了口袋上車，當車子走得看不清楚的時候，他還在和他點頭。

除去面傷之外，馬爾法落得兩條斷肋，和一塊頭傷。但是這強健的少婦痊愈了，六個月之後，完全好了。然而，小女兒却落了終生的殘疾。斷了兩根筋，一條臂永遠是拗曲着的。

從當日起，郭爾內渺無消息，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死活。

二

十七年過去了。正是秋末的時候，天際的太陽低低西下，四點鐘時天已黑了。安得列夫村的牧羣正在回村，一個牧人在節前已辭工走了，趕着牛羊歸去的便換了婦人和小孩了。

牧羣正從一片割過的田裏出來，走到沙石路的泥濘亂轍上，夾着斷續的牛羊嘶鳴走向村子去。在羊羣之前，沿路走着一個蒼鬚灰髮的老人，帶着一頂大帽，穿着補綴斑斑的農衣，爲風霜所蝕而成黑色，僵僵的背上有一個大皮袋；只有叢叢雙眉是黑色的。他穿着濕破而且笨重的靴子艱苦地走在泥裏，每步都倚着木杖。當羊羣追上他的時候，他止步，倚仗立在那裏。牧人是一個少婦，她的裙子上摺，頭上蒙着粗布披巾，脚上一雙男人的靴子，急快地向路旁來回跑着，驅着落後的羊和豬，當她和

老人走到并肩的時候，她停步，上下打量他。

『老爺子，晚上好呵，』她用一種清冽的聲音說。

『晚上好，漂亮的孩子。』老人答道。

『你要找地方過夜嗎，呃？』

『差不多吧。我疲倦極了。』老人粗聲回答。

『你不要去找長老家吧，老爺子，』少婦和氣地說。『一直到我們那裏去，倒數第三所草屋。我的婆婆就收留你這樣的漂流的人。』

『第三所草屋？那必是金諾維耶夫家了，』老人說，皺起黑眉。

『你怎麼曉得呢？』

『我在那裏住過。』

『菲杜沙，你這樣馬虎！那跛脚的落後了！』少婦喊道，指着一頭跛了一隻腿丟落羣後的羊，左手奇怪的揮着牧杖，她用彎曲的右手整了整她的領巾，跑回去趕那隻羊。

老人便是郭爾內，少婦就是阿格沙，十七年前他曾折斷了她的臂。她已嫁給距該伊村四里遠的安得列夫村裏一家富戶了。

郭爾內·瓦西利耶夫從一個健壯，有錢，自滿的人變成一如今日的乞人了，除了身上的破亂衣服，袋裏的兵役證和兩件襯衫之外，什麼都沒有。滄桑變化的微妙，使他說不出何時起頭，怎樣結

果。他所曉得的，他所確信的，便是他的惡妻給他帶來倒霉的厄運。回憶往事，使他感到奇突和痛楚。無論什麼時候想起那個人來，就是他看做是十七年苦惡之因的那個人。

那晚上他打了他的妻，便去訪那賣林的主人，因為已經賣出去了，便不能再買。於是他回到莫斯科，喝起酒來。他往往是多少喝一點兒就够，現在他却足足不停地喝了兩個星期，終於自己清醒過來，便去購買牛羊。買賣走着背運，他賠了本。後來他再買，又賠了，一年的工夫，三千盧布只餘二十五了，不能不去找事做。他的酒喝得更厲害。

第一年他給一個牛羊販子充當司賬，但是有一次他在路上吃醉了，便被開除。後來有熟人推薦，在一個酒商家作事；但是也沒能長久——錯了賬被辭了。他越發沒有面子回家了。

『他們沒有我會過得很好。那男孩子也許不是我的呢，』他想。

諸事漸入惡境，他不能再做司賬員了，不得不去做一個趕牛的人，後來連這類事人家也不要他做了。壞事越來，他越歸罪於他的妻子，他的忿怒也更加重。

最後郭爾內在一個陌生雇主處得了一個趕牛的位置。牛羣起了疫病；那本不怨郭爾內，但是主人怒了，連司賬員和他一齊趕走。郭爾內得不到事情做，便漂流起來。他買了一雙靴子，一條好袋子，隨身帶了些茶葉和糖，還有八盧布錢，便到吉府去了。他不高興吉府，便向高加索出發到諾威阿方去了。在路上染了熱病，突地衰弱起來。他所有的錢不過一盧布七十戈比。他舉目無親，所以決計回家去找他的兒子。『現在那惡東西還許死了呢，』他想。『若是她沒有死，我要在她死去之前告訴她，責備她！她給了我什麼樣的運氣。』他心中想着這便回家了。

他害了兩天熱病。他更加疲弱，每天走不過十里或十五里。離家還有二百里，他的錢已化光，更不能不靠基督之名行乞了，并且要長老的下人安置他過夜。『好呵，看我把我做成什麼樣子！』他惱着他的妻，還是照舊握緊他的拳頭；但是沒有可打的東西，手上也失掉打人的力量了。

走這二百里路足用了兩星期的工夫，既病且弱，他已到了離家五里的地方，他遇見了阿格什卡，彼此都沒有識破，他決沒有想到她就是他的女兒，她的臂是在十七年之前被他弄斷了的。

三

他依着阿格菲亞所說，去了。走進金諾維耶夫的院子，他打聽是否可以留宿，他們便收下他了。走進草屋，他照例在神像之前畫了十字，然後再問候主人。

『凍着了嗎，老爺子？來，到爐子那裏去烤火吧！』一團喜氣的老女主人一面說，一面拭着桌子。阿格菲亞的丈夫，一個年歲稍幼的農人，坐在桌旁一條長凳上，收拾那盞燈。

『你怎末這樣的濕呵！』他說。『唉呀，唉呀，快來烘烘乾吧。』

郭爾內脫了衣服，脫子靴子，把裏腿布掛在火爐旁邊，他也爬到爐上去。

阿格菲亞走進草屋，拿着一個水瓶。她已將牛羊趕了回來，方纔離開牛棚羊圈。

『有一個老頭兒來了嗎？』她問道。『我叫他來看看的。』

『在這裏呢，』男人說，指着那爐子，郭爾內正坐在那裏擦着他那枯枝也似的粗手。

吃茶的時候，主人們也請郭爾內來參加。他爬下爐子來，坐在櫟子邊上。人家給了他一杯茶和一塊糖。

他們談論天氣，收成，說到地主的穀子因為天雨不能收割到家；農民自己的都收去了，地主的穀子却爛在地裏，老鼠也鬧得不得了。

郭爾內說起他在路上怎樣看見田間堆滿了禾束。

少婦又給他斟了第五杯淡茶，遞給他。

『不要緊，老爺子，喝吧；於你是有益處的。』當他謙辭不受的時候，她說。

『你的臂怎樣壞了？』他問道，小心地從她手裏接過杯子，蹙着眉。

『她很小的時候，就斷了；她的父親想要殺死我們這阿格沙，』健談的婆婆說道。

『爲什麼呢？』郭爾內問道。看過少婦的臉，他突然想起伊夫提內·伯里和他那雙藍眼睛，於是拿着杯子的手顫得利害，還沒有把杯子放到桌上，便灑去了一半茶水。

『該伊村有一個人，就是她的父親，名叫郭爾內·瓦西利耶夫。他是一個有錢的人，看不起他的太太。有一天他打了她，并且把孩子的臂弄斷了。』

郭爾內一句話也不說，低垂着眉頭，時而看看主人，時而看看阿格沙。

『他爲什麼那樣做呢？』他咬下一塊糖來，問道。

『誰曉得？關於我們女人是嘗有閑話的，』老女主人說。『因為他們僱了一個工人——我們村裏的人。他死在他們家裏了。』

「死了嗎？」郭爾內問，嗽着。

「早就死了。我們媳婦就是他們家裏的姑娘。他們的日子很好，好人呵。他們的當家人活着的時候，要算是那一村的首戶呢。」

「那，他也死了嗎！」郭爾內問。

「我們想是這樣，他大約在十五年前便失蹤了。」

「還要早些。母親對我說過，那時他就替我斷了乳。」

「你惱他嗎，因為弄斷了……」郭爾內不能成聲了。

「他不是外人，你知道，他倒底是我的父親呵。再來點兒茶吧，這要使你暖和的。我可以給你添點兒嗎？」

郭爾內沒有回答，却高聲嗚咽起來。

「怎麼了？」

「沒什麼，基督保佑我們吧！」於是郭爾內用那哆嗦的雙手扶着牆和柱，用瘦弱的腿爬到火爐上去。

「你瞧！」老太婆對他的兒子說，向老頭兒那邊瞥了一眼。